

1055
6341

红军的孩子

HONGJUN DE ERZI

[苏联] 彼·潘奇著 蒋露园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联〕彼·潘 奇

红军的儿子

蔣 露 园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紅軍的儿子是苏联乌克兰著名作家彼·潘奇写的一本小说。

小說描写一个貧农的儿子华西里柯的故事。华西里柯自幼受尽富农虐待，因而很小就有了阶级仇恨心。有一年，父亲参加了紅軍，白匪毀了他的家园，他也就离开媽媽，投奔了紅軍。他在投奔紅軍前后，为紅軍立了許多功劳，他掩护了一个紅軍士兵，破坏了白匪的两門大炮，抓到了白匪的两个偵察員，找到了一个村子的富农准备暴动用的武器彈药，帮紅軍装甲車越出了泥坑。最后，他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和父母团聚，紅軍也打了胜仗。

本書情节曲折，饒有趣味。小讀者从这本书里是可以吸收到許多营养的。

П. ПАНЧ

СЫН ТАРАЩАНСКОГО ПОЛКА

ДЕТГИЗ 1958

紅 軍 的 兒 子

彼·潘·奇 著

蔣·露·園 譯

普尔塔夫茨繪圖

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路153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譯0252 (高)

开本 787×1092 1/28 印張 5 插頁 6 字數 95,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7,000

統一書号：R10024·2341

定价：(4) 0.82 元

作者介紹

彼德罗·潘奇是乌克兰前一輩杰出的散文作家。在他从事創作活动的三十五年中，他共写了一百多篇作品。他那些以历史和革命史为题材的小說和故事（我們时代的故事、黑夜的围困、亚历山大·巴尔霍明科、紅軍的儿子、乌克兰在沸騰）在乌克兰苏維埃文学中无疑是占有荣誉的地位的。

彼德罗·潘奇本名彼德·約瑟夫維奇·潘欽科，1891年7月5日生在哈尔科夫地区瓦尔卡城的一个貧农家里。1904年他毕业于二級制教区中学，先后在本乡和哈尔科夫任事务員。1915年他在波尔塔瓦省土地測量学校毕业后应征入伍。他在敖得薩炮兵学校毕业后被編入彼得格勒近郊的部队。1919年他志愿参加紅軍，参加了与邓尼金、波兰白軍和反苏匪帮进行的战斗。潘奇在1921年复員后就从事土地測量工作。在这个时期內，他出版了最早的一些故事集、随笔和小品文集。之后又出版了小說复仇。

1937年作者写了中篇小說紅軍的儿子。在这本小說里，作者描写了乌克兰人民在国内战争时期与彼得留拉匪帮和波兰白軍斗争的故事。小說亚历山大·巴尔霍明科和和平也是在这时候写成的，都是写国内战争时期的故事。

偉大卫国战争时期，彼德罗·潘奇在科学院、乌克兰作家协会、无线电委员会等处工作。他一面繼續写历史小說，一面还不断地写杂文、故事、幽默作品、論文及随笔。

战后，彼·潘奇完成了他的巨著历史小說乌克兰在沸騰。他写这部小說化了十多年時間。在这部背景复杂的史詩般的作品里，反映了1648年—1654年間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貴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情况。

除了这部历史小說以外，彼·潘奇在战后几年里，还为青少年写了中篇小說紅領巾(1947)、艾里克找幸福(1950)以及一些故事、独幕剧和童話。同时他把契訶夫、高尔基和其他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譯成了乌克兰文。

彼·潘奇的作品被譯成了苏联各民族的文字，并在国外(法国、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希腊等)多次出版。

彼·潘奇由于文学上的成就曾获得荣誉奖章。

依·卡拉布金科



风 箏

风筝的尾巴拖过了整间屋子。华西里柯穿着只有一条背带吊住的长褌，牵着风筝，向菜园后面尘土飞扬的大路跑去。他后面跟着一条长毛狗沙尔科。

风筝起初很不听话，象匹劣马，不住地在地上跳着，一下子撞到这边，一下子又撞到那边。可是当华西里柯飞跑起来的时候，它就呼呼直响，轻快地升到空中去了。

绳子虽然不好，但是很长。风筝已经飞得高出所有的树梢。大概还没有一只风筝能放得这样高的，甚至在街上也望得见它。因此正在那

儿骑竹马玩的格里茨就赶到华西里柯这儿来了。

格里茨也想放风筝，哪怕放一会儿也好。他动手去扯风筝的绳子。绳子一下子给他扯断了。风筝随风飘荡，向田野飞去。

华西里柯狠狠地看了格里茨一眼，一句话也不说，在他肋骨上打了一拳。这都是他闹出来的！格里茨痛得皱了皱眉头，但还是跟华西里柯一同去追赶风筝了。

他们在一个高土岗上找到了风筝。可是它在收割后的田地里给扯破了。华西里柯又默默地揍了格里茨一下。华西里柯为了换一张纸糊风筝，给了米基塔三个钮扣、两只笔尖、一块铅芯趾骨〔注〕和最大的甲虫的一对触角。

华西里柯流起眼泪来了。可是他从土岗上向前面一看，立刻忘记了风筝和格里茨。

不知是些什么人，骑着马在路上草垛之间走着，每个人背后都突起了一根尖尖的东西，好像是枪上的刺刀。

马队后面灰尘滚滚。

华西里柯才只八岁。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骑兵。两个孩子彼此看看，不知为什么坐了下来，屏住了呼吸。

沙尔科用爪子刨着地，吠叫起来。

“正在向我们走过来，”华西里柯喃喃地说。

“好多呢，四个一排，五个一排的，”格里茨也悄悄地数着说。

“大概要打仗啦！”

两个孩子的眼睛都睁得又圆又大。他俩又对看了一眼，象风把他

~~~~~  
〔注〕 铅芯趾骨是一种玩具。

們从土崗上吹下来似的，奔回村里去了。

华西里柯瘦长的父亲正在菜园里掘馬鈴薯。他已經掘过两株，可是桶子里还是空空的。父亲气呼呼地又用鏟子掘起第三株，抓住了枝叶把它拔出来。只見細莖上只挂着不多几个馬鈴薯，每一个不过象核桃那么大小。

“叫我們的敌人去长这些鬼东西吧！”他自言自語地說，把鏟子摔在地上。“又得在富农面前低头受气了！”

华西里柯气急敗坏地从接骨木树丛后面跳出来。

“爸爸，来許多兵，五个一排的……！”他非常得意地喊了一声，因为他第一个把这样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但是父亲正皱着眉头向邻家看着，連头都沒有回过来。在一道带土堤的高篱笆后面，也有住屋，也有鉄皮盖的仓房。这是哈里蒙的家。

滿院子都是白鵝，整个夏天都是华西里柯赶它們去吃草的。

一个雇农正在仓房旁边把大車上的一袋袋面粉搬到地上。哈里蒙坐在仓房旁，用粉笔在墙上划着条条。从大車上搬下了最后一袋面粉时，哈里蒙数了数条条，写了个“12”。

“华西里柯，”父亲头也不回地說，“到你东家那里去，对他說，叫他給你些面粉，算做工錢吧。”

“馬上去嗎？”华西里柯很高兴，爸爸跟他說話了。

“馬上就去！趁哈里蒙还没有把面粉藏起来。”

华西里柯穿过街道，不多一会已經在悄悄地推开哈里蒙家笨重的边門了。

东家的儿子，胖胖的米基塔正在屋門口，把一大片面包撕成小块，丢給一只小狗吃。小狗每一次跳起来接住了面包，“喀嚓，喀嚓”一陣咬，嘴里的面包便不見了。一块面包滾到了边門門口。华西里柯正餓着肚子，就弯身想去檢面包。但是米基塔立刻叫了起来：

“良勃科，去咬他！”

毛茸茸的小狗飞奔过来，揚起了尘土，直扑华西里柯。哈里蒙正在仓房那边忙着。他听見了华西里柯的叫喊，吃了一惊，砰地把仓房門关上。他恼火地奔过来冲着米基塔罵道：

“干嗎讓这个小叫化跑到院子里来？把鵝赶到外面去給他！”

## 木 脚

华西里柯赶着鵝来到牧場时，牧童們已經在玩木柱戏了。他們在地上豎了一根小木柱，努力用木棍擲中它。华西里柯在牧童中間年紀最小，他还不会把木棍擲得那么远，因此他們不要他一起玩。为了解悶，他套上一只木脚，在牧場上走来走去，背了一只小麻袋，装做要飯的。他赶来的哈里蒙的鵝就在这儿吃草。

牧童們已經听格里茨說，不知是什么部队正在往他們村子开来。当馬队一到牧場上时，大家都吓呆了，馬队里一个胡子兵来到牧童們跟前，問道：

“村里沒有彼得留拉<sup>[注]</sup>匪軍嗎，小家伙？”

“沒有，”大家齐声回答說。“彼得留拉匪軍在別的村子里。”

华西里柯拐着他的木脚，向騎兵走过来。他手里甩动着一条赶鵝

[注] 彼得留拉——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与白軍勾結的乌克兰反动匪帮的头腦。

的长树枝。

“叔叔，讓我騎騎馬吧，”他央求說。

馬上的胡子兵憐憫地對他看看，說：

“你怎么踩馬鐙呢？你的一條腿不是跛的嗎？”

“我故意裝的。”华西里柯弯下身去解开了假腿，双脚蹦跳起来。

騎兵笑了一笑，赶馬走了。

吃午飯的时候，华西里柯赶着鵝回家。他用繩子拖着假脚，高声唱着：

出来，出来，小山羊，出来，出来，早一点，

出来，出来，早一点，出来跟我一起玩……

他快到家的時候，街那头又来了一队騎兵。他們揮舞着馬刀，不停地放槍，他們的腰帶上都挂着象瓶子似的炸彈。早来的那些兵从人家的院子里奔出来，开枪回击。但是他們人数少，只好撤退。

吓慌了的鵝群嘎嘎地叫着，滿街乱跑。华西里柯跑进了自己的院子。他看見父亲正在屋檐下匆匆地給一匹馬卸去馬鞍。那个在牧場上和牧童們講过話的胡子兵正在从板棚縫里向外面張望。

“同志，躲到閣樓上去吧！”父亲着急地劝那个黑胡子兵。他的手不知为什么在发抖，馬鞍怎么也卸不下来。胡子兵把手揮了一下。华西里柯看見他手里有一枝手槍。

“我可把馬藏到哪儿去呢？”

华西里柯走近了些。他还是拖着那只木脚，这只假脚只比他本人

稍微小一点。胡子兵对华西里柯一看，发现了那只木脚，不知为什么高兴地说：

“孩子，把木脚拿来给我！”

华西里柯不愿意跟自己的玩具分手。他皱皱眉头退出板棚。

“要是您肯让我骑马……”

“行！现在咱们就赶马到井边去。”

华西里柯直乐得尖叫起来。以前他只骑过竹马。

父亲向他生气地跺了一下脚，又朝胡子同志说：

“你怎么搞的，街上有匪军哪！还是在哪儿躲一躲的好。”

“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他们呢！”胡子同志笑嘻嘻地说，一面开始迅速地脱下靴子和军衣。“把这些藏起来吧！”

父亲把靴子和军衣塞在稻草堆里，把马鞍也藏在里面。

华西里柯爬上了马背。

胡子同志拿起木脚，把它装在自己膝上。远远的什么地方响着枪声。他仔细听了听，笑道：

“我们的人在放枪。现在到井边去吧！”

华西里柯的两只光脚夹住了汗湿的马肚子。胡子同志手里拿了个水桶，赤着脚，一拐一拐地跟在他后面。

鹅都在大门口吃草。

胡子同志捡起了地上的树枝，赶着鹅群。

“嘎，嘎，嘘！”

匪军正在一家家地到处乱闯。一个戴羊皮帽的匪军，骑马来到胡子同志跟前，问道：

“喂，丑八怪！誰家里有紅軍？”

“在那邊，”胡子同志胡亂地用樹枝指着說。

“叔叔，我們家里也有……”華西里柯插嘴說。胡子同志暗暗地用樹枝把馬刺了一下，馬跑了，沒讓華西里柯把話說完。

匪軍趕馬走到華西里柯家門口。小門是關着的。他用腳踢開了門，沖進院子。沙爾科吠叫起來，向馬腳撲過去。匪軍向它開了一槍，沒打中。華西里柯的母親惊恐地站在院子中間，狂暴的匪軍沖到她面前：

“你把紅軍藏在哪儿？交出來！”說着，就打了她一鞭子。

華西里柯的母親雙手掩臉，逃到屋子裏去。他追到門口，又夾背抽了她一鞭。

胡子紅軍聽見院子里女人的叫喊，便拐着假腿走得更快了。

華西里柯騎着馬已經走近井台。那兒的水槽旁邊站着另外一個匪軍。哈里蒙自己也在這兒。他穿着一雙大靴子，正在給他的馬飲水。華西里柯好不高兴，因為東家也看見了他在騎馬，於是他的兩腳動得更歡了。

哈里蒙一看到他，先是詫异地張着口，後來陰險地笑了一笑，向匪軍招招手。

這時胡子紅軍已經很不安了。他一会儿看看華西里柯，一会儿望望華西里柯的家。只見戴羊皮帽的那個匪軍正從那兒重新向他們奔來。胡子紅軍更加用勁地揮動樹枝：

“喂，喂！”

匪軍勒住馬，兩眼緊盯着紅軍，好象惡狼看着羊羔。他凶惡地喊道：

“捉一只鵝來！”

胡子紅軍做出一付痛苦的臉相，指指自己的假腿，說：

“瞧我這隻腳，能捉得到鵝嗎？你自己捉吧。”

匪軍跳下馬，拔出馬刀，動手捉鵝。鵝嘎嘎地叫着跑了一街。

華西里柯騎着馬已經到了水井旁邊。他一看見有個陌生人在捉鵝，就在馬背上扭着身子，哭喊起來：

“不能捉呀！鵝是我趕的，叔叔不過是趕着玩的呀！”

鵝到處飛跑，那個海達馬克〔注〕在污泥地上跌了兩交才捉到了一隻。胡子紅軍皺着眉頭站在那兒，全神貫注地向街那頭望着。突然那邊響起了槍聲，只見塵霧中衝出一隊人馬。匪軍跑了。那個戴羊皮帽的家伙本來也想上馬逃命，可是胡子紅軍從口袋裡掏出手槍，對着匪軍的後腦勺：

“壞蛋，這樣好的鵝也不要了嗎？繳槍！”

匪軍吃驚地回過頭來。紅軍已經在街上奔馳了。他只得丟掉鵝，舉起手來。

胡子紅軍已經用自己的腳站在他的面前。木腳放在地上。

哈里蒙拿着一對空水桶，在他們旁邊偷偷地溜過，害怕地不住回頭張望。

## 奸 細

滿村都是戴紅星帽子的人。他們在鄉親們家裡、在街上往來忙碌着。村子中央的牧場上停着一長列運貨馬車。華西里柯看到草地上有一樣他從沒見過的東西。它裝在兩個高大的輪子上，有一條鐵尾巴和

〔注〕海達馬克——國內戰爭時期烏克蘭的反革命匪幫。

一个长脖子，好象一支巨大的步枪搁在輪轡上。有整整三对馬拖着它。  
华西里柯立刻想把他看見的这些東西跑去告訴朋友們。

草地上傳来了隆隆的声音，华西里柯看見每次轟隆一响，人們都打着哆嗦，惊惶地朝发出这种可怕声音的一边轉过头去。

华西里柯很快地在街上跑着，立刻在一家人家門口看見了他的几个朋友。一个紅軍正坐在橡木堆上拉手风琴，奏着波兰舞曲。其他的紅軍和姑娘們在跳舞。靴子踢起来的尘土高高地飞过了小榆树林的树梢。

周圍站着全村的孩子们。格里茨也在这儿。华西里柯本来想把他看見的一切首先告訴他。可是他一聽見音乐之后，也張大着口，連为什么来找这些孩子也忘了。

拉手风琴的拉了又拉，直到有人来喊他到团部去，他才停止了演奏。团部設在学校里。現在有四条电綫从各方面通到学校里去。学校的台阶前有几匹配好鞍子的馬。院子里停着一輛机关枪馬車。拉手风琴的在前面走，后面跟着所有的孩子。他走进了一个大房間。华西里柯和格里茨也到了屋里，站在一扇开着的窗子旁边。

团长坐在房間里的一只桌子旁，他个子高高的，皮带上挂着手枪。他把拉手风琴的叫到跟前，指着桌上的一样东西給他看。格里茨跳起来看了一看，說：

“这叫做地形图，所有的地方都在它上面記下了，也有我們的格拉科渥村。”

华西里柯从来沒有看見过地形画，可是格里茨那种自以为是的样子叫他受不了，他一生气就吵起嘴来了：

“这根本不是地形图，它是村子的小地图！你什么也不懂。我在草地上看见的，你就没有看见！”

这时，团长站起来，说：

“要了解一下，占据列特科杜勃村的是些什么部队。”

华西里柯和格里茨彼此看了一眼。他们知道，在菜园后面的土岗上，可以把列特科杜勃村看得清清楚楚。当拉手风琴的在笔记本里记着什么的时候，华西里柯和格里茨已经踮着脚尖离开了窗口，一声不响地顺着满是灰尘的街道走到村外去了。

到土岗去最近的路是从草地上穿过去，那儿隐蔽着一座炮台。两个孩子在街上就听见什么东西轟隆轟隆地在响，象打雷一样。当他们看见了炮台时，华西里柯压低了嗓子，说：

“瞧，瞧！这是什么？”

格里茨瞧不起地哼了一下，说：

“大炮呗！”

孩子俩谁也不服谁，站着不走了。

忽然听见嘣的一响，一颗炮弹在炮台附近爆炸开来。它先是尖声呼啸，后来象磨坊里的轮轴轧轧发响，最后才嘣的炸了开来。在它落下来的那个地方，泥土往上直冲，弹片颯颯地象一群鹁鸪四散飞翔。有一片就在华西里柯的头顶上颯的一声飞了过去。华西里柯慌张失措地向四面看看，只见红军们扑过身去保护大炮，格里茨正没命地往村子里跑。华西里柯也赶快跑回家去。

院子中間停着一輛綠色的馬車，車棚上漆着紅十字。华西里柯向車子里一看，里面冲出一股濃烈的藥味。馬車里除了白色的車壁上挂了些有紅十字的袋子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华西里柯跑進了屋子。

屋子里桌子旁邊坐着三個人，全都穿着一樣的綠襯衫，束着皮腰帶。胡子同志也在他們中間，他又穿上了軍衣。木腳放在板凳旁邊。他用兩腳登着它正在穿靴子。一個年紀比較輕的紅軍正在讀報。

父親坐在板凳上，在听彼得留拉匪幫又從格里奇納到烏克蘭來的消息。母親在爐子旁張羅，也在留心听着。

“這一位英雄來了！”胡子向华西里柯點點頭。

大家都對华西里柯看。母親雖然也高興人家把她的兒子稱做英雄，却还是生氣地問道：

“你在哪兒逛呀？你不要命了嗎？”

“草地那邊開了一炮就打中了大炮，”华西里柯不听母親的話，只管說，一面從櫃子里拿出了一大塊麵包。

讀報的那個紅軍把報紙放了下來。其餘的人都轉過頭來看华西里柯。

“這就是說，他們一炮就打准啦，”胡子同志說。

“大概有本地人在幫他們，”讀報的指出說。“有奸細。”

华西里柯的父親皺起了眉頭：

“要是探出是誰，那才好哩！”

华西里柯用蒜頭擦着麵包，直瞪瞪地看着說話人的嘴巴。後來他把麵包咬在嘴里，爬到凳子底下，拿了自己做的一支小步槍，再悄悄地溜到門口。母親看見了，就喊起來：

“你又到哪儿去？”

“我只是到街上去望望。”

孩子們在街上騎竹馬玩“騎兵隊”。隊伍在格里茨面前正步走過，一面唱着剛從騎兵那兒聽來的歌曲。

華西里柯喊道：

“孩子們，那邊開炮的地方有奸細！我們去探一探！”

大家都興奮地往草地上跑。沙爾科也緊跟在他們後面。但是炮台已經換了陣地。原來那個地方只留下四條小溝和周圍給燒焦的青草。他們看見胖胖的米基塔拖着鼻涕正在一條壕溝里爬來爬去。不知他在檢什麼東西，檢到就往兜里塞。

華西里柯悄悄地躺在草堆里，其他的孩子也照樣躺了下來。

華西里柯和伙伴們偷偷地往前爬。接着大家跳起來喊叫着向米基塔撲過去。

小胖子米基塔吃驚地瞪着眼睛。

華西里柯用他做的小槍刺了他几下，抓住了他一只手，說：

“嘿，給捉住了！你在檢什麼？”

從米基塔的兜里掉出來一些炮彈上的鋁質雷管。米基塔叫罵起來了：

“我要告訴爸爸！……”

“我們要把你絞死。你一定是個奸細！”

華西里柯從身上扯下一根帶子，去綁米基塔。大家一起把米基塔拖到附近的一棵樹底下去。

米基塔殺豬似地號叫着。他的母親——哈里蒙的老婆正在附近的